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一

福建按察司副使青陽柯喬校刊

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莊公不用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

崔慶刳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齊饑晏子因路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欲墮東門之墪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憐饑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探雀殼穀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慙刑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嘗之第十一

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飲景公正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呼且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

十六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水晏子請罷伐

魯第十七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游紀得金 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

二十

晏子使魯布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一

二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

二十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捐晏子薦以爲大夫

第二十五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息第二十六

晏子乞北郭騶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道晏子

之賢第二十七

景公欲見高糺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高糺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人第二十九

晏子居喪遜會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

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

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

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肩爲坐地晏子對曰嬰

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

衆而無義疆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
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
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
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
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
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
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
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
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
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者豈爲其口實仕稷是養故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已死而爲
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
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

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次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墻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劔而入維晏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戮之

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着藁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

而求福乎曲亦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
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
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
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
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
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厨嬰命有
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
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
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
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
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
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
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賤惡之
左右所求法則子非濼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責人
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諛毀
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
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

竊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疆說左右所求言
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舉
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
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
受景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
子歸召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
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

恐沒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
辟蠶桑黍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
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
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毳徐其日而不趨三年
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
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
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
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
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
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
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
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
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
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

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
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殼殼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
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殼
殼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
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殼弱故反之其當
聖人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殼殼弱反之
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
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齋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欵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

之賜得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辨上有隱君民多諱曰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辨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刑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刑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

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
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
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
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
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
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
竽行歌而去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何
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
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
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
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
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
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
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
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

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飲于戒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
與境內匹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下
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并
之俄言失惠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
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
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

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
晏子也以其家皆養寡人不欲比淫侈也而况與
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
昭曰請君之棄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
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
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
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
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

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爲太師子曰
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周之
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
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
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
而太師知之仲尼聞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十
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
焉

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
對陰水厥陽水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曰君
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水禮也陰水厥陽水厚五寸
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
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
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惠公曰善迺不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
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
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
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

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
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
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
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
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
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
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

親而地不爲息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
侯事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
之可以爲中名也

公遊於紀得金發其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
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鱗
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
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
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
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言注之不亡何

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羨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笑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弱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噓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子弟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旣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

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
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
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書
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
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
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
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
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
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
復斲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并里之困也良
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
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
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
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
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年凡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駟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恭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拙乎不知已而中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拙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

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危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笑子之意自以爲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条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昔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

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拊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

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曰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又刎景公聞之

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

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間處從容不談議則䟽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魏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邠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五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 凡二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大夫飾不上晏子請先內勿服

第一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不祥而禁之第二

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寃第三

栢常騫襍鳥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

四

景公成栢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辯其所以然

第五

景公病水晉與日聞晏子教占晉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廼知群臣之野第七
景公使吳吳王命償者稱夫子晏子詳惑第八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徇國者入徇門

第九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十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

第十二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十三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第十四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第十五

景公祿晏子平因與棗邑晏子願計三言以辭第十六
第十六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
辭第十七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
十八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辭第
十九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荅以君子之事
也第二十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亦諷公
自刑第二十一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
第二十二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
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
辭第二十四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
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其參
士之食第二十六

梁丘據白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計
第二十七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
十八

晏子病將死齋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九

齊人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史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
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史禁女子而男
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
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
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較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廼
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較擊者不祥臣其

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
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
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
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
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
公敗五丈夫咎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
曰五丈夫之立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
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塗之國人不知其夢
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公行
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室不寤之患成而不踊焉栢常騫曰君爲此室
急甚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
無不爲也君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栢常騫曰臣請
讓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
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
聞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鶉當
陸布翬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

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
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垂之見乎對曰得
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起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
遭晏子于塗拜馬前辭騫曰為禳君鴟而殺之君
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
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問晏子曰嘻
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惠而
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何
垂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先維
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聞仰
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栢
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
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
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
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
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子朝晏公公曰先君太公
以營丘之卦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

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
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楚然曰古
之臣乎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闔不勝晏子朝公
曰夕者夢與二日闔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
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闔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
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闔不勝
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
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

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
曰寡人夢與二日闔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
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
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
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
曰占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
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
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

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
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
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
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
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
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王大小
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
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掘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

習于禮者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
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行人又曰
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者
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
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
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
不當從此門入儻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

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者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

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橘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棗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今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
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
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
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
萬以富其家群臣其辭莫尊于子祿莫重於子今
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
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
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
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
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
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
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
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
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
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
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

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
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墻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
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
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
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
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
固欲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
若郢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
無見也俛就則傷要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
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
從酒晏子曰無容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
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
高疆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 虎門一家召晏子
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
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
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

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害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棄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邺殿其鄙卒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邺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
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
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
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
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
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
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
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
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
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
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
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
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
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
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也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
以貧而不恨者以若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
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教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

爲宰燕也智者不爲也十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以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

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起齊墀以求升土不得
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直益祿無息退祿惡有
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
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
子邑必不受恨以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
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
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卑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
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旣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
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愀然
一改容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廼毀之而爲

里室齊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
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
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
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廼許之○或作晏
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隣以益其宅晏子反
聞之待於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
也乃通於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
一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慊
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
隣舍今得意於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
人卜與臣隣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夫大居而
逆隣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
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
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
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
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也

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遠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驢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驢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

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駕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苾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

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夫三乞士之二乞也五卯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

昔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而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真薄

而祿厚智昏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
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置酒泰山四里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欵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見道瑾自慙無惠晏子諫第八

景公欲誅斷所愛楠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坐路寢曰請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堊其母晏子諫而許第

十一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

第十三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

第十四

景公問後孰將踐有齊國晏子對以田氏第十

五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亂國

俱滅第十六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

以道食人第十七

司馬子期間有不干君不卹民取名者乎晏子

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高子問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

心第十九

晏子再治東河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
第二十一

有獻書譜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
十二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遂之第二
十三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
十四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衣裘晏子固辭不受第
二十五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
二十六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
十七

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
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

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
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
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群臣皆欲去禮以事
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
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
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
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
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士
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
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
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
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
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
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
噉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
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此章與景公酒
願爲無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

于此篇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况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今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

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軫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于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歛如擄奪誅僂如仇讐自是

觀之第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
公懼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歛緩刑罰三十七
日而彗星亡○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
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

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
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召占者
夢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
正諫興事無已賦歛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
怨見彗星又將見夢奚獨彗星乎○此章與景公

甓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
夢見爲異耳故著于此篇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
而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
之古君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此章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景公使祝史禳彗星皆出
於景公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爲章而辭
少異皆著于此篇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駸無言時靡有
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听之以平其
心心平惠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吾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祗取誣
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

等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真之穢禳之
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惠方國將至何患
于等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不
亡者德之田亂民將汙亡祝史之爲能無補也公
說乃止○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
著于此篇

景公疥逐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裔歎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美於

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
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使嚮以辭賓公說告晏子
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真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情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
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先輔五君以爲諸
主也公曰據與歎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
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

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禮老壽者爲
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
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遠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
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
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
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狐疾
者其暴君使也其言僭媿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
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舟楫守之藪之薪虞候狝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
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
樂不遵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全於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不有揖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垂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
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

責公疾愈○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
悉旨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
瑾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
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真著而彰何
爲無真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
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
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真顧臣願
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
則何瑾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衝
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
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
以叛由徧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真公
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瑾何足恤哉○此
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卹死齒辭如相反而其旨實
同故著於此篇

景公登菁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橛者公令吏拘
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

櫛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纘絃琠耳惡多所聞也秦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曰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事悉同但悉辭少異耳故著於此篇

景公坐於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常爲墀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居上之所勸也崔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扉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唇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飢蒿種芣歛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壘而丘且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惠而施于民公厚歛而田氏厚

施焉詩曰雖無真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
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此章與景公登路
寢而嘆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若辭
古畧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
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
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
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上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
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而

桓夫適家貧身老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
公曰子為寡人吊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
命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
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禮搯筆給事
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
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執中今君不辱而臨
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
不許也盆成适蹙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
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

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
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
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
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轂
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
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
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
處爲游觀既奪人言又禁其坐非仁也肆心傲聽

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請益成適之辭公
曰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
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宮門以迎益成适适脫衰
經冠條纓墨緣以見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蒲
鬪一子可蒲朝非迺子耶益成适于是臨事不敢
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此章與於何
請合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築長廩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
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

不罷憒憒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
爲之罷長廩之役○此章與景公爲長廩欲美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此篇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
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
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
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轂燭鄒罪
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此章與景

公欲誅野人景公欲殺圉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
著於此篇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
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
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
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
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群臣皆失其職
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
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

甚也對曰臣何敢稿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
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
其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
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
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
聖柰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曰
不足群臣皆得罪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
則夫子勸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
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
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
焉○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若何如景公問治
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
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
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
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
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

臣請陳其爲政君疆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改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其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

也父美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廼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莒孰先亡田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若何之章會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
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國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
子見垂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此
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事旨既同但辭有詳畧之
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蹙然辟位吳王曰
吾聞齊君蓋賊以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
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
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
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
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
譏晏子訾猶僇而高槩者也○此章與景公問天
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三章事異
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
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瞻上益
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

之也○此章與叔向問徙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王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耳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止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墊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祿薄於民而厚于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九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

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
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
利貧民當此之昔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
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歛倉庫少內便事
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昔飢者過半矣
君廼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
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廼下席而謝之曰子疆
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能與焉○
此章與晏子再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古

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此篇

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召晏
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
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
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
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
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
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

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此章與狝常騫襮鳥死將為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

故服壯者常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恚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躬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止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皆朝晏子沒而後衰○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叙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僂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

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反陋之人也
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正今此子事
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此章與景
公欲見高紕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
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
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
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
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

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
則齊君何以其其社稷與諸侯弊帛嬰請辭遂不
受○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
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
篇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氅其貲千金使梁丘
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
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
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脩百官之政君

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辟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於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此章與陳無宇請浮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饑於嬰是以未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嬰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

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
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此章與
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
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終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平第

三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不足

恃第七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

景公爲大鍾晏子與仲尼栢常騫知將毀第九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

第十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濫不宜法第十二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

十三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莊公圖莒國人擾紹以晏子在廼止第十五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

晏子歿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

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

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

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

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
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
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克而世直滋衰今孔丘盛聲
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
之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補民兼
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瞻其
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
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
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
而留其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此并下五
皆毀詆孔子殊合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問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
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
喪其毋死壅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
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
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
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于戚
鍾鼓竿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

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惠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局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者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

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
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
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拔樹削跡不
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
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
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
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
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
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
師今在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華我而謝
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顛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
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
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
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
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
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舜者民處之中則自
齊乎七處君子之中則自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

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遠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基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此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孔子似非乎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此章與景公問臣并兄弟之強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

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
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
良隣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
忘家不貧則不愠朋友所識有良隣則日見君子
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
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
晏子之願也○此章裁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
故著於此篇

景公爲大鍾將懸之晏子仲尼栢常騫三人朝俱曰

鍾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曰鍾
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鍾將毀仲尼曰
鍾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下薄是以曰鍾將
毀栢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
鍾將毀也○此章與景公爲泰呂成將燕饗晏子
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于此篇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
白衣縞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
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

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
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妄義處富貴而失倫
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
道乎○此章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肯同
而事異陳無字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誚晏子沒
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棄妻乎無以垂訓故著于
此篇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在廓之野人也
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
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
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
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此
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畧
且無因而至故著于此篇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
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
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
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

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
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
背○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
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
以黃布裹丞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
丞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何爲對曰嬰聞
之佯問者亦佯對之也○此并下一章語數俳而
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手晏子對曰有足游浮
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咏北海頭尾咳於天地
乎然而溲溲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
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於蠱睫再乳再飛而
民蠱不爲驚鳥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
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
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柰何休相對曰
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今于國言晏

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就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此章特以晏子而紹國人故著于此篇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遽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然罪重

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此并下二章比自晏子歿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車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簀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

章

泉州府儒學教授紀日舉

晉江縣儒學教諭黃桂

同校正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終

